



藏在药香的爱

□张飞

在我的儿时记忆中,母亲熬药的砂锅总在清晨发出轻响。药材在沸水中不停翻滚,发出的咕噜声混着瓷勺刮锅的响声,犹如一首不成调的曲子。每次听见,我都得用被子蒙住脑袋,试图隔绝这些扰人清梦的声音。

小时候的我身体一直不太好,感冒发烧就像家常便饭。母亲经常带我去找老中医问诊把脉,因为大小毛病不断,进补药食未停的我,渐渐成为长辈们口中的“药罐子”。

印象很深的是十二岁那年的初秋,我因急性肠胃炎被送去急诊。心急如焚的母亲陪着我问诊、做检查、开药。等取药时,我疼得蜷缩在医院大厅的长椅上不愿动弹,母亲只得一边分神照看我,一边挤在队伍里等待拿药。直到一阵穿堂风来,我才迷迷糊糊睁着眼寻找母亲。正蹲在地

上仔细对照单子整理药包的母亲,见我睁开眼,立刻起身,伸手拭去我额头上的汗,又轻声安慰说:“再忍忍,回家妈给你熬药喝,很快就会好了。”

除了熬药汤,母亲还常用砂锅炖煮药膳给我吃。一年四季,锅里的食材与药材不断变换,锅子的釉面也逐渐变得斑驳,慢慢露出赭色的胎土。或许是母亲的用心照料感动了上天,那些经过她悉心熬煮的药膳好像起了效果,随着年岁渐长,我的体质竟一点一点好起来,那些羸弱与病症也都消失不见了。

今年假期回家,母亲又取出那个许久不用的砂锅,一问才知是她与外婆商量好了“炖汤大计”,打算再煮些药膳给我补身体。于是两位长辈就这样一个杀鸡宰鸭、一个洗锅切菜地忙活起来。经由那口老砂锅的加持,带着熟悉药香的药膳很快被熬

好端上桌,光是闻着味,我脑海里的久远记忆就被“唤醒”了。应该是小时候喝习惯了,那药膳的味道竟丝毫没让我觉得苦涩。抿一口在嘴里,汤水顺着喉咙往下淌,我感觉好像变回那个裹着被子嫌熬药声吵的小孩,只是如今的我终于“读”懂了那些藏在药香里的沉甸甸的爱。

此刻窗外飘着细雨,母亲又在厨房忙碌着,炉子上的老砂锅“哼”着断断续续的小调,蒸汽顶起锅盖发出噗噗的声响。我凑过去问今天熬什么汤?母亲回头,眼角的细纹因为笑意挤在了一起,只听她说:“你上次说感觉气虚,我跟外婆学了一道新药膳,当归黄芪加鸡肉一起炖,你到时多吃点,能补气。”母亲说完还揭开锅盖让我瞧。熟悉的药香随即扑面而来,透过烟气望着锅里翻滚的食材,听着熟悉的咕噜声,我忽然觉得这个声响比任何乐曲都

动听,因为它是母亲用心谱写的音符,带着绵长而深沉的爱意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3级学生)



(CFP 图)



失败并不可怕,只要能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,那么这样的“失败”就会是成功的“箭奏”。



这天,第一次攀岩的我抬头看着攀岩墙,心里既兴奋又忐忑,总担心会受伤。可看见别的小朋友都一鼓作气地爬上去,我还是决定鼓起勇气尝试。等工作人员帮我系好安全绳,我便开始沿着攀岩墙向上爬。起初不得要领,我只会用手使劲,可还没爬几米,手臂就已经抖个不停。正想放弃时,耳边传来妈妈的声音:“不要只是手使劲,脚也要用力。”我这才发现是用错了方法,于是接下来使用手抓稳把手,再双脚踩着墙上的支点,支撑身体往上移动。果然爬的速度变快了,手脚配合也协调许多。

到了离地面十米的位置,岩壁变得愈加陡峭,攀爬难度陡增。不过即使好几次都差点掉下来,我也没有半途而废。我开始调整呼吸节奏,一步一步努力往上爬,终于顺利通过那片“魔鬼区域”,很快抵达顶端。按响结束铃声的那一刻,我的脸上也露出了喜悦的笑容。

——《第一次攀岩》(陈宇浩,鲤城区培新中心小学三年级)

我家的花园像一本立体书,“翻阅”时会发现里面呈现的四季风景各有不同。春天,园里的樱桃树枝头挂着红色的果实,如同一个个小巧的灯笼。等果实的颜色由浅红变成暗红,我就会拿着竹竿把它们“打”下来品尝。夏天的花园,随处可见生命力顽强的爬山虎,好像只需一堵墙、一点阳光和土壤,它就能蓬勃生长。仅用一个夏天的时间,爬山虎的藤蔓便“爬”满了院墙,从远处看犹如挂着一张张绿色的地毡,十分漂亮。

秋风掠过树梢时,花园里就出现了石榴的“身影”。每到这时,我总要邀请小伙伴来家里做客,与他们一起吃美味的石榴。掰开果皮,一粒粒如红宝石的果肉露出来,抓一把放进嘴里,咀嚼几下,酸甜的果汁溢出,感觉就像小精灵在舌尖上跳舞。冬天到了,花园里只剩月季花还在开放,不过伸手碰它可得小心,因为花茎上布满了尖刺,很容易戳破手指头。

——《我家的花园》(陈彦霏,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四年级)



文心初萌

暑假的乐趣

□余雅婷

假期一到,我就爱往安溪的乡村跑。那里的传统文化不像课本里的文字那样遥远,反倒像家门口的老树、杯中的茶汤,让人感觉格外亲切。今年暑假,我也一头扎进茶与剪纸的世界,用指尖“感受”先辈留下的传统技艺。

“一片叶子,泡出了满屋香,也泡软了时光。”因为想要近距离感受家乡的茶文化,这天清晨,我去了一趟茶园,在那里跟着茶农学习采茶技艺。起初,我总是不得要领,不是把老叶也掐下来,就是手慢得跟不上节奏。茶农阿姨见了没有笑话我,而是手把手地耐心教我“提采法”。我这才知只要用指尖捏住嫩芽,轻轻一提就能把它摘下来。练了小半天,我终于掌握采下完整茶芽的方法,掌心也沾了淡淡的茶香。

回到家,我又跟着爷爷学泡茶。听说泡茶时要懂得“温润泡,悬壶高冲”,可我一步一步照做,泡出的茶却总是又淡又涩。爷爷坐在一旁,笑着教我说:“水温要够,但也不能太烫。茶叶放一小撮就行,泡太久,茶汤就变苦了。”我依照他的话又试一次,果然茶汤清亮许多,入口滋味也变得顺滑甘醇。后来几天,家里一来客人,我就会为他们沏茶,随口聊起自己学习采茶、泡茶的趣事,

听见长辈们点头称赞,我心里更是欢喜不已。

假期里,我还拜访了剪纸艺人王奶奶。初见时她手里的剪刀正在红纸上翻飞,好似一眨眼的工夫,一幅精美的“龙凤呈祥”剪纸作品就诞生了。我看入了迷,当下忍不住开口跟她讨教技巧,见我真心想学,王奶奶便点头答应教我剪纸。之后的一段日子,我从最基础的折叠纸张、剪简单图案开始学,慢慢掌握一些技巧,又开始尝试剪整幅图。可是当我想学名为“茶乡小景”的剪纸作品时,却怎么也剪不出茶树的细枝,纸还经常被剪刀划破。我有次气得把剪刀一丢,嚷嚷着“不剪了”,王奶奶见了鼓励说:“剪纸就像喝茶,你得有耐心,把剪刀拿稳慢慢剪,一定能成功的。”在王奶奶的指导下,我终于静下心,经过多次尝试,终于剪出错落有致的茶树。看着成品,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

这个暑假,我在茶的清香和剪纸的红韵里,领略了别样的风景,也感受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我也明白了传承传统文化,不是枯燥的学习,而是在一次次动手、一次次体验里。

(作者系安溪县第八中学初三年学生)

蜕变

□何诗涵

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,今年初春树边的院墙上突然出现了一只蛹。但夏日的气息初现时,梧桐树的枝叶变得愈加茂盛,那只蛹依旧没有蜕壳。它好像被时光忘了似的,壳上毫无裂缝,与满院蓬勃的绿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直到伏天的一个傍晚,我路过院墙时才发现那只蛹终于有了变化。只见蛹壳顶端破了一个小口,裂缝似乎还在一点点扩大。隔天再看,竟有一只湿软的虫子从壳里慢慢爬出来。凑近观察,这只虫子有一对翅膀,但还未展开,只是皱巴巴地卷成一团,上面还沾着透明的黏液。爬出来后,虫子就趴在蛹壳旁,安安静静地待着,偶尔才轻轻摆动一下触角,像是在晒太阳,又像是在休息。看起来好似从壳里钻出来这短短一段路,已经耗尽了它所有的力气。

就这么待了小半天,我再去看时,这只飞虫的翅膀才慢慢舒展开,浅褐色翅膀面上还带着几道淡淡的斑纹。它先是轻轻扇动两下翅膀,随后扑棱着飞了起来。但飞行距离不远,它只在院墙和梧桐树之间盘旋两圈,便落在院角那丛开得正盛的花上。看着它低下头吮吸花蜜,我方知这只飞虫是蝴蝶。

吃饱喝足,这只蝴蝶又飞起来,先是停在梧

桐树浓密的枝叶间,转眼藏进叶片背面躲避午后的热意。

之后的日子,我总能在院子里看见这只蝴蝶。有时它停在梧桐叶上晒太阳,有时追着风掠过花丛,不用人教,它好像天生就知道该去哪里觅食,该在哪里躲日头。

入秋后,几场雨来袭,蝴蝶的翅膀变得不如从前鲜亮了,飞行速度也慢了些。有时雨势大,豆大的雨点打在蝴蝶的翅膀上,它会轻轻抖一下,先落在梧桐的枝干上喘口气。等雨小了,再振翅飞起来,穿梭在带着凉意的雨丝里。

没过多久,蝴蝶在梧桐树根附近的泥土上产下了小小的卵,之后便消失不见了。那棵梧桐树则用根须,继续护着树下的虫卵。

我想等梧桐叶又一次绿满枝头,院墙上或许又会多几只新的蛹。待某天清晨,新的蛹壳裂开,小小虫子爬出来,晒着太阳展开翅膀,就会像那只蝴蝶一样,完成属于它们的蜕变。

(作者系泉州市第九中学初三年学生)

象中的不同,这片田地面积扩大了不少。不远处的池塘还在,不过此时仅剩几朵没有凋谢的荷花,一群水鸟在荷叶间扑腾嬉戏,好不自在。

我索性停好车,到处走走,想着在这里待一个下午,也算不辜负大好时光。沿着田埂前行,抬头是蓝天白云,低头是宽阔的稻田,阵阵微风拂面,闻着淡淡的稻香,让人心也变得格外平静。

走到荷塘边,只见两位摄影师正架着长焦相机,用镜头“捕捉”嬉戏的水鸟。一旁还有大人陪着小孩蹲在水边看小鱼,孩子的笑声脆生生的,好听极了。不远处几位老人在田边席地而坐,惬意地聊着天。我忍不住掏出手机,把眼前的景色拍

下来发给朋友,还配了一句“风里都是稻香”。没过多久,朋友回了消息,感叹可惜没能一起来。我看着田里晃动的稻穗,听着身旁的笑语,反倒觉得自己十分幸运,毕竟这场意外的独行,远比计划中的海边之旅更有滋味。

(作者系泉州信息工程学院软件学院2024级学生)

油和姜

做饭的时候,妈妈发现家里没有食用油了,便叫5岁的儿子去楼下的小商店买一瓶油,顺便再买点姜回来。儿子很开心地答应了,边出门边念叨:“油、姜、油、姜……”结果,他买回来一瓶酱油。

造句

老师布置的作业中有一道是让学生用“况且”造句。小明写道:“一列火车经过,况且况且况且……”

老师批改作业时留下评语:“你这是造句子还是造火车?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旧藤椅

□朱家熠

我家储藏间里有一把旧藤椅。听说它是过去搬家时购置的,如今已变成老物件。

坐在上面轻轻摇动,藤椅会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响声,那也是我幼时常听的声音。

过去,爷爷常坐在这把藤椅上休息。只要听见动静,我定会跑过去撒娇,让他抱着我一起坐藤椅。爷爷总是把我搂进怀里,一边轻轻摇动椅子,一边用他下巴上的胡茬蹭我的脸颊,我被逗得咯咯直笑,他也会笑眯了眼。

有时爷爷打算打个盹,又怕我无聊,便像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一辆玩具小汽车,我顿时眼睛一亮,接过玩具就爬下

藤椅,自顾自地玩起来。往往没过多久,藤椅的吱呀声混着爷爷的呼噜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。

弟弟出生后,藤椅成了他的“摇篮”。他想睡觉时,爷爷会在藤椅上铺一块软乎乎的布,再把弟弟放上去。我有时也跑来帮忙轻轻摇晃藤椅,阵阵吱呀声好像一首摇篮曲,很快便把弟弟带入甜美的梦乡。

后来,藤椅变成我和弟弟的“玩具”。我俩有时拿两根晾衣竿把藤椅夹起来,然后一前一后扛起椅子在屋里绕圈走,这个“抬轿子”游戏,我们总是玩不腻。每每听见藤椅发出熟悉的吱呀声,我也觉得它好似被我们的欢

乐声感染,跟着咯咯笑。有时,我们还会在藤椅上玩“不倒翁”游戏,看谁站在晃动的藤椅上,身体不会左摇右摆。玩腻了,我们就取来几颗弹珠,让它们顺着藤椅的椅背向下滚,看谁的珠子能掉进放在椅座上的小碗里。

如今,藤椅上的一些竹条松了,大人们担心坐在上面不安全,便将它收起来。不过我仍会溜进储物间,伸手推几下藤椅,听听熟悉的吱呀声,或是把之前玩的弹珠放在椅背上,看着它们慢慢滚落,就像以前和弟弟玩的时候一样。

(作者系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)

学骑自行车

□庄梓坚



我的相册里夹着一张合影,上面的我正坐在一辆小自行车上,身后是扶着车后座的爸爸。每次看见这张照片,我就会想起当时学骑自行车的情景。

那是一个初秋的午后,太阳晒在脸上暖融融的,我坐在自行

车上,感觉双腿就像踩在云端,轻飘飘的,心里更是惴惴不安。爸爸走到车边,一边帮我扶着车把手,一边讲解骑车的要领:“双手要抓稳车把,脚踩住踏板再往前蹬。”见我神情紧张,他又笑着鼓励说:“别怕,你是第一次学,敢尝试就很了不起了。”我听后终于鼓起勇气握紧车把,心里还不停念叨着:“自行车呀自行车,你可别失控,一定要听我的指挥啊。”

随着爸爸喊出一声“开始”,我立马用力蹬脚踏板,自行车向前缓缓移动了。可没蹬几下,车子忽然像一条小蛇在地上走起曲线。眼看就要失去平衡,我忍不住大喊出声,爸爸闻声迅速一手扶住车把,一手护住我的背。感觉他手心的温度传来,我才不再慌张。

爸爸提醒我骑行时身体要坐正,我

又安慰我说:“爸爸帮你扶着后座,你大胆往前骑,相信自己。”我定了定神,等怦怦直跳的心慢慢平复,才继续双手握住车把,踩上脚踏板尝试。调整好坐姿,在心里默念“三、二、一”,我又骑着自行车往前走了。没想到,竟然在小道上平稳地行驶了一段距离。

停下车,我举起手朝着爸爸欢呼,他走过来,笑着揉了揉我的头,说:“宝贝,你真棒,又学会一项新技能咯。”听着这话,我心里甜滋滋的,比吃了糖还开心。

现在那辆小自行车仍放在阳台角落,虽然已经骑不了,但每次看到它,我就会想起那个午后,想起爸爸的鼓励,还有我第一次学会骑车时的雀跃心情。

(作者系泉港区庄重文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)